

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

郑浏香¹, 罗盛锋^{1,2}, 黄燕玲^{1,2}

(1.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2. 广西旅游产业研究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 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 关系着民族复兴的进展和成效。为了探讨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 文章从增权理论视角出发, 引入社区增权、旅游支持态度等变量来构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形成机理模型, 选择了湖南凤凰、湖北恩施和重庆云阳等旅游目的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 社区增权是驱动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 第二, 心理增权对社区增权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 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次之; 第三, 社区增权能强化居民旅游支持态度, 但旅游支持态度和参与意愿之间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管理者应重视社区增权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培育居民的主人翁精神, 使其积极参与当地旅游开发, 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社区增权; 旅游参与; 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 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2023)02-0001-13

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硬骨头, 民族地区如期完成了脱贫任务。在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 部分民族地区仍面临着包括内生动力进一步激发在内的问题与挑战。一些民族地区依托特色资源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活动, 通过发展特色乡村文化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发展特色乡村文化旅游, 实现共赢, 离不开当地居民。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 政府和占据优势的投资企业体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而居民的权利和利益则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处理不好当地居民参与相关利益分配等问题, 可能会导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桂滇边境地区旅游促进兴边富民成效典型案例调查研究”(20BMZ1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南民族旅游地‘主客’网络交互行为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72064007)。

作者简介: 郑浏香(1998—), 女, 湖南邵阳人, 2020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可持续发展; 黄燕玲(1976—), 女, 广东四会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心理与行为、休闲旅游等。

通讯作者: 罗盛锋(1977—), 男, 湖南湘乡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居民参与不积极,消极对待旅游开发,甚至出现排斥游客等问题。因此,要充分发挥特色乡村文化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需要对民族地区社区及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增强居民主人翁意识,可有效激发其旅游参与意愿^[1]。目前已有较多研究围绕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旅游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等展开,但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尚缺乏有效的实证分析研究。孙九霞等曾提出社区参与旅游是一个双向结合的研究体系,社区参与开始向社区增权转变^[2]的话题及研究方向。本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地方拟从增权理论这一维度入手对民族地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等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以期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可参考借鉴的理论及实践经验。

一、研究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社区增权

增权理论是“社区增权”概念的理论基础,也称为赋权理论,主要由权力、无权、去权以及增权等核心概念组成。权力或权能是获取资源的能力,无权是指权能的缺失,去权则指某种权力被剥夺,其中去权是因,无权是果。若要改变这种无权的状态,增权是关键,它是一个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从而能获取权力、平等参与的过程,旨在提高弱势群体的权力^[3]²³。国外研究将社区增权视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部分。其中,社区由共同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群组成^[4],是具有功能和意义场所的多元复合体^[5]。Akama首次提出参与决策和利益分配等权力的缺失会阻碍居民充分参与旅游,从而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6]。为了推进旅游增权系统化研究,Scheyvens提出了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的四维度旅游增权框架^[7]。Boley等则从居民角度出发提出了包含心理、社会和政治的三维社区增权测度体系^[8]。国外学者开始实证探讨社区权力在旅游发展中严重失衡的状况,并总结居民权力缺失会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强调社区增权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

2008年,左冰等将“社区增权”理论引入国内旅游研究领域,提出其本质是争取社区的旅游发展权,使居民拥有决策和控制权,并实现居民利益^[9]。由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背景的差异,西方理论无法直接解决国内旅游实际问题,国内学者开始摸索并构建中国旅游增权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关注点多集中于社区增权的意义、内容以及路径等方面^[10]⁹⁴。^[11-12]。部分学者以个人、组织和社区的权力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少数民族社区增权的实践路径与方法^[13],认为个人增权是目标,组织增权是过程,政治增权是保障^[10]⁹⁷。在研究多个案例地的基础上,孙九霞指出旅游社区增权需借助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帮扶,从而更好地发挥内部力量来推动社区发展^[3]²⁷。

此外, 另一部分学者则在古村落、民族村寨等研究中主张从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增权四个维度来实现^[14-16]。综上, 国内多数学者都意识到旅游社区增权的重要性, 但研究仅停留在增权的意义及增权路径这一阶段, 对社区增权的作用机制及实际应用领域缺乏探索, 而且研究多采用定性研究, 缺乏定量分析与模型研究。因此, 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 将社区增权分为三个维度——心理、社会和政治增权, 实证研究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

(二) 居民旅游态度和参与意愿

20世纪70年代起, 学术界愈发重视社区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研究。研究表明, 影响居民态度的因素包括: 居民的经济感知状况、旅游依赖性、旅游业重要性以及发展程度^[17-18]。社会承载力理论指出发展阶段会影响旅游支持态度, 超过一定界限后, 居民会持反对态度^[19]。随着社区旅游不断发展, 国内学者多采用案例研究来探讨居民态度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如以野山坡为例, 提出持旅游支持态度的居民大多是经济受益者^[20]; 以乌镇为例, 发现居民在旅游发展早期正面感知较强, 验证了旅游生命周期的适用性^[21]; 通过对西递、周庄和九华山三个旅游地居民进行实地调查比较后得出, 国内旅游地居民较国外对旅游发展更为支持^[22]。与此同时, Zhang 和 Lei 发现, 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的态度, 能通过自身的亲环境行为间接影响其旅游参与意愿^[23]。然而, 民族地区的居民旅游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较为复杂, 某些居民虽对旅游开发持积极态度, 参与水平却不高, 无法从旅游业中获取相应利益。造成此类现象的现实原因之一便是民族地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与旅游获益感密切相关^[24]。为此, 国内学者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 强调参与意愿对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居民只有在自身利益得到满足, 并且权益受到保障的情况下, 才会更加愿意参与当地旅游活动^[25]。因此, 在旅游发展中应将居民放在主体位置, 尊重居民意愿和诉求, 实现社区全面发展并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三) 研究假设

以往研究发现影响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变量有很多, 如居民个人特征因素、居民感知、旅游支持态度、冲突感知等都是旅游参与意愿的驱动因素^[26-27]。^[28]^[22]。通过居民旅游支持态度, 我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程度^[29]。随着地方旅游的不断发展, 居民与游客、政府、旅游企业以及其他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日益凸显, 有学者开始关注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居民权力与权益等问题^{[10]96}。^[30]。

2008年, 孙九霞在研究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关系时提出, 社区作为发展中的主体, 拥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 在全面进行社区能力建设以及权力赋予后, 民主观、参与观等现代意识能在社区内部迅速渗透, 从而提升居民的

旅游参与意识^{[3]27}。民族地区进行旅游开发时,以社区利益为核心导向能增强居民对旅游增权的感知,进而有序推进村寨旅游活动的开展^[31]。由此可知,当居民利益得以保障和满足时,他们的社区旅游参与意愿也会随之增强,在利益驱动下他们会更加愿意主动参与旅游活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Keller 指出当旅游资源所有者经历了由地方到企业这一系列变化,外来组织对当地旅游影响力增强,而社区居民愈发无力控制本地发展时,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也会转变为反对^[32]。与此同时,居民的旅游支持态度也会受到决策权的影响^{[28]23}。因此,若要居民支持社区的发展,就应让其参与社区活动^[33],目的地的旅游开发与运营也不例外。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社区增权对旅游支持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国外学者认为支持态度受旅游影响感知及权力的影响^[34]。居民感知到对旅游发展的控制权会积极影响其态度,反之则会持反对态度,新西兰旅游小镇的对比研究也证实了该结论^[35]。此外,周学军等研究发现旅游支持态度影响参与意愿^[36]。故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3: 旅游支持态度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 旅游支持态度在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假设,本研究构建“社区增权—旅游支持态度—旅游参与意愿”的结构关系模型,以期能够系统探究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驱动机制。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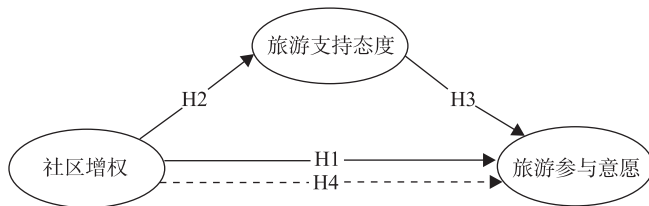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本次调研以专业考察活动为契机,调研地主要分布在湘鄂渝省(市)接壤的3个民族地区,分别是重庆云阳龙缸、湖北恩施麻柳溪村和湖南凤凰古城。本文案例地的选取理由如下:第一,案例地的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拥有发展特色旅游产业的独特优势。第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划分的集中连困片区基本都处于省(市)接壤

区域。其中, 云阳属于秦巴山区, 恩施麻柳溪与凤凰古城亦位于渝鄂湘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区, 这些地区政策扶持力度弱, 难以享受周边经济利益辐射。第三, 连困片区是协调区域发展最为薄弱的环节,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便成了当务之急。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直接关系到乡村全面振兴的进度和效益。第四, 案例地政府拥有决策的主导权, 管理模式多为由上至下, 居民的诸多权力只能通过政府来赋予。居民虽能参与旅游活动, 但由于自身能力不足, 绝大部分居民无法接触旅游开发中的核心利益, 缺乏决策权和管理权。因此, 在向偏远地区“输血”的同时, 还应激发居民的内生动力, 增强“造血”能力, 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受地理位置制约, 居民教育水平整体偏低, 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而开展特色文化旅游, 既能优化民族地区产业结构, 又能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 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和推动乡村振兴, 故探讨民族地区社区增权与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关系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社区增权、旅游支持态度和旅游参与意愿3个潜变量测量量表(见表1)。结合当地实践与研究需要, 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对题项进行适当修改。本文参考Boley、王会战等学者设计的多维量表与测量题项^[37-38], 社区增权共分为心理、社会和政治增权3个维度; 旅游支持态度参考Huong的研究成果^[39], 由4个观测变量组成; 旅游参与意愿借鉴王志民的研究成果^[40], 共有3个观测变量。量表使用7级李克特量表, 从1到7, 分值越高越认可, 各测量题项见表1。第二部分是居民基本信息, 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和居住时间6个方面。每一份问卷都在调查者的指导下完成, 确保受访者了解题目含义。在整理问卷的过程中将样本选项有缺失、问卷回答间存在逻辑矛盾以及问卷明显未被认真填写、连续题项打分完全一样的问卷筛选出来, 记为无效问卷。实际发放问卷350份, 有效回收290份, 有效率82.86%。

表1 社区增权、旅游支持态度与旅游参与意愿的测量量表

变量	测量题项
心理增权	(1) 旅游的发展让我为作为本地人而感到自豪
	(2) 游客来我们这里旅游让我有优越感
	(3) 我想告诉游客我们这里能够给他提供的东西
	(4) 我有与游客分享的独特文化
社会增权	(5) 旅游发展让我感觉我与本地息息相关
	(6) 旅游发展培养了我的“社区精神”
	(7) 旅游发展为我融入社区提供了方法
政治增权	(8) 我在旅游发展决策中有发言权
	(9) 本地旅游的发展, 我可以参与决策过程
	(10) 我有机会反映我对旅游业发展的担忧

表1 (续)

变量	测量题项
旅游支持态度	(1) 我希望更多的游客来到这里
	(2) 政府应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3) 我支持本地的旅游活动
	(4) 我赞成旅游对本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旅游参与意愿	(1) 对旅游发展, 我愿意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
	(2) 我愿意参与旅游规划并监督实施
	(3) 我愿意与旅游者共同保护旅游文化与遗产

三、实证分析

(一) 样本描述

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 受访居民根据人口统计学特征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类(见表2): 就性别而言, 受访男性为133人, 占45.9%, 女性较多, 共157人, 占54.1%; 居民年龄主要集中在45~<60岁, 占29.3%; 受教育程度以小学至初中为主, 共96人, 占33.1%, 可见, 在调研区域范围内, 社区居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调查显示, 在受访的290户居民中, 家庭月收入的范围主要集中在3000~<5000元, 占36.9%; 大部分居民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是参与当地旅游, 共有143户, 占49.3%; 按居住年限划分, 绝大多数居住时间达20年及以上, 共122人, 占42.1%。

表2 社区居民人口统计特征

基本信息	组别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33	45.9
	女	157	54.1
年龄	15~<25岁	26	9.0
	25~<35岁	61	21.0
	35~<45岁	84	29.0
	45~<60岁	85	29.3
	≥60岁	34	11.7
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52	17.9
	小学至初中	96	33.1
	高中或中专	88	30.3
	大专及以上	54	18.6
家庭月收入	<1000元	12	4.1
	1000~<3000元	78	26.9
	3000~<5000元	107	36.9
	5000~<8000元	56	19.3
	≥8000元	37	12.8

表2 (续)

基本信息	组别	人数/人	百分比/%
收入主要来源	参与当地旅游	143	49.3
	外出务工所得	44	15.2
	农业收入	30	10.3
	依靠子女赡养	20	6.9
	依靠退休金	13	4.5
	其他	40	13.8
居住时间	<5年	55	19.0
	5~<10年	58	20.0
	10~<20年	55	19.0
	≥20年	122	42.1

(二) 测量模型检验

表3是模型观测变量内部一致性检验的结果。各潜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大于0.6, 题目信度 SMC 大于0.36, *Cronbach's a* 系数介于0.814~0.886之间, 均大于0.8, 说明该问卷可信度较高。题项组合信度 CR 皆大于0.8, 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大于0.6, 表明内部一致性较好, 模型收敛效率高。表4中各变量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 说明该模型区别效度高。综上, 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良好。

表3 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

构面	题目	参数显著性估计				因素 负荷量 <i>Std.</i>	题目 信度 <i>SMC</i>	组成 信度 <i>CR</i>	平均变异 抽取量 <i>AVE</i>	<i>Cronbach's a</i> 系数 <i>Cronbach's a</i>
		<i>Unstd.</i>	<i>S. E.</i>	<i>t-value</i>	<i>p</i>					
心理 增权	<i>ps1</i>	1.000				0.844	0.712	0.856	0.602	0.849
	<i>ps2</i>	1.069	0.067	15.928	***	0.858	0.736			
	<i>ps3</i>	0.874	0.061	14.302	***	0.770	0.593			
	<i>ps4</i>	0.786	0.074	10.588	***	0.605	0.366			
社会 增权	<i>so5</i>	1.000				0.697	0.486	0.823	0.610	0.818
	<i>so6</i>	1.382	0.125	11.016	***	0.887	0.787			
	<i>so7</i>	1.232	0.111	11.085	***	0.747	0.558			
政治 增权	<i>po8</i>	1.000				0.882	0.778	0.889	0.730	0.886
	<i>po9</i>	1.137	0.060	18.808	***	0.924	0.854			
	<i>po10</i>	0.816	0.054	15.137	***	0.747	0.558			
旅游支持 态度	<i>su1</i>	1.000				0.796	0.634	0.874	0.635	0.872
	<i>su2</i>	0.905	0.066	13.666	***	0.776	0.602			
	<i>su3</i>	1.005	0.067	15.025	***	0.854	0.729			
	<i>su4</i>	0.798	0.060	13.286	***	0.757	0.573			
旅游参与 意愿	<i>w1</i>	1.000				0.757	0.573	0.821	0.608	0.814
	<i>w2</i>	1.199	0.106	11.344	***	0.908	0.824			
	<i>w3</i>	0.839	0.079	10.687	***	0.654	0.428			

注: ***表示 $p < 0.001$ 。

表4 区别效度

	AVE	旅游参与意愿	旅游支持态度	政治增权	社会增权	心理增权
旅游参与意愿	0.608	0.780				
旅游支持态度	0.635	0.349	0.797			
政治增权	0.730	0.362	0.111	0.854		
社会增权	0.610	0.348	0.459	0.429	0.781	
心理增权	0.602	0.321	0.664	0.190	0.665	0.776

注：对角线上的加粗数字为对应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非对角线数字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三) 结构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1. 变量间的直接影响分析

本研究使用 Amos 26.0 进行模型拟合度检验。其中， $CMIN/DF = 1.995$ 、 $GFI = 0.910$ 、 $AGFI = 0.878$ 、 $CFI = 0.957$ 、 $TLI = 0.948$ 、 $RMSEA = 0.059$ ，各主要拟合指标均达标，说明模型整体配适度不错。

由表5可知，社区增权对旅游支持态度的标准化直接效应为0.698，显著，故接受H1，即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支持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理，H2成立，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旅游支持态度对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拒绝H3。

表5 假设检验

假设路径	非标准化 Estimate	标准化 Estimate	S. E.	C. R.	p	验证结果
H1: 社区增权→旅游支持态度	0.773	0.698	0.089	8.673	***	接受
H2: 社区增权→旅游参与意愿	0.322	0.328	0.123	2.622	0.009	接受
H3: 旅游支持态度→旅游参与意愿	0.105	0.119	0.096	1.093	0.274	拒绝

注：***表示 $p < 0.01$ 。

2. 旅游支持态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 采用放回抽样法，从研究样本中反复抽样（本文抽取5000次）。若置信区间中不包含0，中介效应成立^[41]。如表6，在95%置信水平下 Bias - Corrected 和 Percentile 方法置信区间均不含0，总效应和直接效应显著，但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间接效应不显著。拒绝H4，即旅游支持态度在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中无中介作用。

表6 旅游支持态度在社区增权与旅游参与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 (N = 290)

关系检验	点估计值	系数乘积		Bootstrapping			
		SE	Z	Bias - corrected 95%		Percentile 95%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社区增权→旅游参与意愿	0.404	总效应 0.106	3.811	0.205	0.627	0.201	0.619
社区增权→旅游参与意愿	0.081	间接效应 0.093	0.871	-0.114	0.255	-0.108	0.260
社区增权→旅游参与意愿	0.322	直接效应 0.145	2.221	0.057	0.624	0.048	0.616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增权理论视角为切入点, 构建了民族地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驱动模型, 并通过文献梳理与实践调查, 总结了案例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博弈机制 (见图2)。结论如下:

第一, 社区增权是驱动民族地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换言之, 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直接影响得到证实。边远地区的民族村寨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导致其开放程度较低, 当居民面对外来游客对本地旅游资源的赞赏和认可时, 会提升自豪感并增强信心, 形成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 旅游发展会提高社区的和谐度, 文化交流与碰撞带来创新思维, 经济迅速发展带来富足的生活, 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权力赋予可使民族地区居民逐渐形成“当家人”的心态, 促使其在旅游经营中产生情感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认同。当居民的参与权利得到保障、自身利益得到满足时, 他们就会有更大的兴趣、更强烈的意愿去参与旅游活动。因此, 为了实现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 管理者应重视情感培育, 赋予居民权力, 强化居民对民族旅游目的地地的认同感与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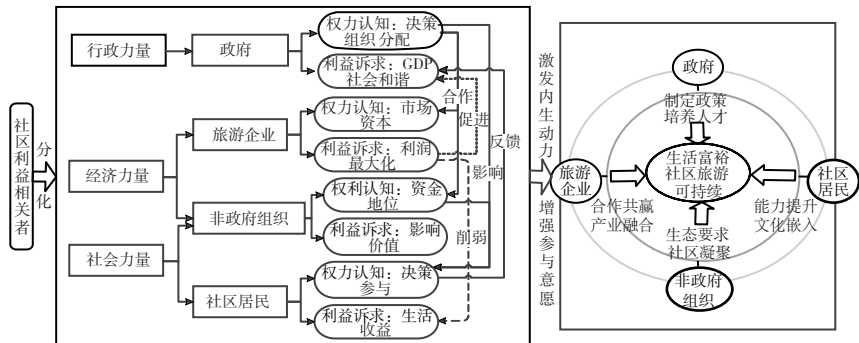


图2 民族旅游地利益相关者机制分析图

第二,民族地区居民通过旅游参与实现乡村振兴的意愿较强,其次为社会增权感知,政治增权方面的权利意识较弱。民族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缺乏旅游实践技能。随着游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居民的文化自信随之增强,并愿意通过学习提升自己,以便更好地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在社会和政治增权感知上,居民认为旅游能促进家庭和谐,但在边远地区并未充分感受到政治权能的作用。在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利益分配上,居民一直以来都处于劣势(如图2所示)。同时,本研究发现心理增权这一维度对民族地区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影响最为显著,目的地管理者应强化居民对本地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不断增强其民族文化自豪感,从而激发居民旅游参与意愿。

第三,社区增权能增强民族地区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然持有旅游支持态度并不一定会直接激发居民的旅游参与意愿。换言之,当民族地区居民各方面的旅游增权感知较为积极时,一定程度上会增强自身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但旅游支持态度和旅游参与意愿之间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民族地区居民对旅游发展认可度较高,譬如恩施的麻柳溪羌寨这一案例地。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都较为支持,但他们自身并不参与旅游活动,而是继续从事其在旅游开发之前的工作,在疫情期间旅游发展略微停滞的状态下,这种情况愈发明显。当部分家庭成员从事旅游民宿接待服务时,年轻成员仅会在工作之余提供一些网络技术、资金或是想法上的支持,例如操作网络预定系统、民宿装修等。这说明,这些民族旅游调研地的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态度是积极认可的,但是支持不代表想参与,旅游支持态度只是对当地旅游发展程度以及企业、政府治理的一种主观积极反映。旅游业是个脆弱性产业,当旅游业收入不足以稳定支撑其家庭收入时,部分旅游地居民会选择较为稳妥与保险的工作,因此案例地会出现居民支持当地旅游开发,但旅游参与意愿不够强烈的情况。

(二) 研究启示

第一,完善旅游参与途径,增强居民权利。根据社区增权理论的原理,通过政府、旅游企业与居委会等外部力量的干预,增强民族地区居民政治、心理、社会等方面的权能,构建完善的社区参与旅游机制体系,赋予居民足够的旅游参与权和决策权。同时引导民族地区居民转变传统思维,在旅游发展中提升其对权利的认识,从而增强居民自身能力,使当地居民意识到社区参与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第二,加强旅游精准帮扶,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以旅促兴。政府和旅游部门应重视旅游发展中民族地区的社区参与情况,与旅游企业和教育机构开展合作。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提升居民旅游参与意识和实践技能,加大教育支持力度。制定合适的激励政策,让居民对旅游地及其发展产生归属感与

认同感, 主动参与并发展民族旅游。同时, 将民族文化、农业发展、生态环境等地域特色融入旅游发展中, 实现产业联动, 为全面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基础。

第三, 科学统筹, 有效协调, 实现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政府和旅游机构应对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进行科学系统的调研, 既要知道旅游市场的需求, 又要了解社区居民的现实诉求。尤其在疫情防控、旅游发展较为低迷期间, 应调查旅游发展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完善政策支持、奖励机制与资金保障等体系, 为民族地区居民提供一个有保障、具有安全感的旅游发展环境。同时, 有效解决矛盾冲突并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 激发居民的旅游参与意愿, 引导居民从事旅游经营, 从而推动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贾衍菊, 李昂, 刘瑞, 等. 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 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 (3): 171-183.
- [2] 孙九霞, 保继刚. 从缺失到凸显: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 [J]. 旅游学刊, 2006, 21 (7): 63-68.
- [3] 孙九霞. 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 [J]. 旅游学刊, 2008, 23 (9).
- [4] 张骁鸣. 西方社区旅游概念: 误读与反思 [J]. 旅游科学, 2007, 21 (1): 1-6.
- [5] 董培海, 张东强, 李伟.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空间生产效应: 以云南省怒江州老姆登村为例 [J]. 旅游研究, 2022, 14 (4): 57-70.
- [6] AKAMA J S. Western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nature-based tourism in Kenya [J]. Tourism Management, 1996, 17 (8): 567-574.
- [7] SCHEYVENS R. 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J]. Tourism Management, 1999, 20 (2): 245-249.
- [8] BOLEY B B. Measuring empowerment: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the resident empowerment through tourism scale (RET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5: 85-94.
- [9] 左冰, 保继刚.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 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J]. 旅游学刊, 2008, 23 (4): 58-63.
- [10] 胡北明, 张美晨. 我国社区旅游增权理论框架及模式构建研究: 基于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评述 [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34 (1).
- [11] 保继刚, 孙九霞. 雨崩村社区旅游: 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 [J]. 旅游论坛, 2008, 1 (4): 58-65.
- [12] 罗永常. 合理增权、有效参与与利益协调: 基于多理论场域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再思考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41 (8): 87-92.
- [13] 黄娅. 少数民族传统民艺开发中的“社区增权”研究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0, 31 (4): 31-38.
- [14] 王金伟, 陈昕蕾, 张丽艳, 等.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增权研究: 以四川省石椅羌寨为例 [J]. 浙江大学学报 (理学版), 2021, 48 (1): 107-117, 130.
- [15] 刘静艳, 李玲. 公平感知视角下居民支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喀纳斯图

- 瓦村落为例 [J]. 旅游科学, 2016, 30 (4): 1-13.
- [16] 王纯阳, 黄福才.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 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3, 28 (1): 141-149.
- [17] MURPHY P.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 (RLE Tourism)* [M]. London: Routledge, 2013.
- [18] DAVIS D, ALLEN J, COSENZA R M. Segmenting local residents by their attitud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oward tourism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8, 27 (2): 2-8.
- [19] PERDUE R R. Boomtown tourism and resident quality of lif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9, 44 (3): 165-177.
- [20] 刘赵平. 社会交换理论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的应用 [J]. 旅游科学, 1998, 12 (4): 30-33.
- [21] 郭伟, 柳玉清, 张素梅, 等.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实证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 (5): 57-61.
- [22] 苏勤, 林炳耀. 基于态度与行为的我国旅游地居民的类型划分: 以西递、周庄、九华山为例 [J]. 地理研究, 2004, 23 (1): 104-114.
- [23] ZHANG H, LEI S L. A structural model of residents'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ecotourism: the case of a wetland communit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 (4): 916-925.
- [24] 王金伟, 张丽艳, 王国权. 民族地区居民旅游扶贫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 一个中介与调节效应的混合模型 [J]. 旅游学刊, 2022, 37 (8): 40-57.
- [25] 张安民, 赵磊. 感知价值对居民参与旅游风情小镇建设意愿的影响: 以浙江莫干山旅游风情小镇为例 [J]. 旅游学刊, 2019, 34 (4): 119-131.
- [26] 赵磊, 方成. 社区居民参与古镇旅游经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朱家角和西塘古镇为例 [J]. 财贸经济, 2011 (8): 113-121.
- [27] 武文杰, 孙业红, 王英, 等. 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为例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1, 40 (1): 138-143.
- [28] COOKE K. Guidelines for socially appropriat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British Columbia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2, 21 (1).
- [29] 陆林. 旅游地居民态度调查研究: 以皖南旅游区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1996, 11 (4): 377-382.
- [30] 郭文.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 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 [J]. 旅游学刊, 2010, 25 (3): 76-83.
- [31] 陈志永, 王化伟, 李乐京. 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研究 [J]. 商业研究, 2010 (9): 173-178.
- [32] KELLER C P. Stages of periphe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anada's northwest territories [J]. *Tourism Management*, 1987, 8 (1): 20-32.
- [33] ALLEN L, GIBSON R.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life and services: a comparison between leader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J]. *Journal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ety*, 1987, 18 (1): 89-103.
- [34] KAYAT K. Power, social exchanges and tourism in Langkawi: rethinking resident percep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4 (3): 171-191.
- [35] HORN C, SIMMON D. Community adaptation to tourism: comparisons between Rotorua and Kaikoura, New Zealand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 (2): 133-143.

- [36] 周学军, 李勇汉. 社区居民的扶贫旅游参与意愿研究: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态度的视角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 (7): 26 - 30.
- [37] BOLEY B B, AYSCUE E, MARUYAMA N, et al. Gender and empowerment: assessing discrepancies using the resident empowerment through tourism scale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7, 25 (1): 113 - 129.
- [38] 王会战, 李树民, 刘洋, 等. 中国情境下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结构与测量: 基于个体感知的视角 [J]. 预测, 2015, 34 (4): 34 - 40.
- [39] HUONG P M, LEE J H. Finding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local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Ba Be National Park, Vietnam [J]. *For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13 (3): 126 - 132.
- [40] 王志民. 基于社区归属感的低碳旅游景区构建研究: 以镇江“三山”风景区为例 [J]. 南京师大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5, 38 (4): 137 - 144.
- [41] MACKINNON D P, LOCKWOOD C M, WILLIAMS J. Confidence limits for the indirect effect: 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 and resampling methods [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04, 39 (1): 99 - 128.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o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of Ethnic Areas

ZHENG Liuxiang¹, LUO Shengfeng^{1,2}, HUANG Yanling^{1,2}

(1. School of Tourism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6, Guangxi, China;

2. Guangxi Tourism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Guilin 541006, Guangxi, China)

Abstract: Stimulating endogenous power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related to the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of ethnic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variables such as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support attitude to construct a mechanical model of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and select destinations such as Phoenix in Hunan, Enshi in Hubei and Yunyang in Chongqing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fluences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mmunity empowerment, followed by social empowerment and political empowerment;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fluences tourism support attitude, but there is no direct and inevitable link between tourism support attitudes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tourism, cultivate their ownership spirit, make them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ethnic areas.

Keywords: community empowerment; participate in tourism; endogenous motiv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thnic region